

6 2025

河南 文史资料

1992

3

(总第43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河南大学童年琐忆

☆祖父嵇文甫的一生

☆中国医疗队在埃塞俄比亚

☆杨虎城雪夜奔袭唐生智

☆河南自治史略

编者的话

在秋风送爽的季节，我们把新一辑《河南文史资料》送到读者手中。

今年9月是河南大学建校80周年，在《校园史话》栏中，刊登了三篇河南大学及其前身的史料，会使你对这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增加一些了解。抗日战争中，许多中国青年被迫到日本去当劳工，他们有辛酸，有苦难，还有些什么，你将从两篇当年劳工的回忆文章中得到答复。中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古到今发生过多少战争，已难以数清。这一辑的《中州烽烟》栏刊登的几篇军事史料，将使你窥见硝烟弥漫的战场的一些侧面。人物史料是文史资料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辑登载的嵇立群所写《祖父嵇文甫的一生》，把著名学者嵇文甫的学行系统地介绍给读者。还在《中原人物》栏刊出了有关潘复生、赵文甫、曾次亮、李瑞安等人的史料。河南的地方自治活动，在民国年间搞得相当闻名。这辑刊登的杨仪山、张守经二人的旧著《河南自治史略》，洋洋六万言，详尽地记述了河南自治工作的经过，还涉及民国年间河南许多人和事。这一辑我们刊登了此文的一大部分，剩余的部分将在下一辑刊出。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们企盼这一辑刊物会使读者有新的收获。



河南文史资料

季刊

校 园 忆 往	河南大学童年琐忆	涂心园	4
	从记忆中追述河南农专	黄础青	10
	河南大学旧事漫录	孟志昊	13

祖父嵇文甫的一生

嵇立群 29

中 原 人 物	忆潘复生同志	宫振民	51
	忆轴承专家毛萃初	阎济民 王 仁	57
	我的老师曾次亮	巩守志	60
	进步教授陈仲凡	张鸣铎	64
	实验主义教育家李瑞安	孙 煜	70
	李瑞安老师二三事	尚景熙	76
	赵文甫的尊师事迹	程 安	79

我任南阳盐务管理分局局长的经历

董永昌 82

在庫页島当劳工的回忆

魏书方 91

泪洒东瀛

何中堂 9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

中国医疗队在埃塞俄比亚 王建鹤 102

中 州 烽 烟	跟随杨虎城将军在南阳	张骏京	110
	段国璋扩编队伍与唐生智豫南反蒋	杨诚哉	116
	杨虎城雪夜奔袭唐生智	李振西	124
	一〇六师在抗战中	许永明 刘有堂 成恩溥	133
	回忆一九四九年灵宝起义	李文定	141
社会 百态	慈禧光绪过中牟	刘凤瑞 陶本福 梁 飞	149
	沙河船工号子	石金江 张 伟	152

杨仪山在宛西乡师 田向前 156

河南自治史略 159

质疑·订正·补充 221

补
白

张钫生平二大快事 (50) 河南省高等法院在卢氏 (59)
 王西堂创办精忠中学 (63) 商城抗日忠烈祠 (148)
 阿訇马凤岐热心公益 (151)

主编 袁 蓬 副主编 魏一明 马建干

河南大学童年琐忆

涂心园

我是 1919~1923 年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第三次英文科及 1924~1928 年河南中山大学（河南大学的前身）第一届的毕业生。我和母校有近十年的姻缘。姑不论对当时教职员们有所怀念，即是一砖一石，一草一木，我对它们亦有情感。今年 9 月 25 日为母校 80 岁生日，我身居海外，只好将想说的话写下来作为祝贺。

当年母校的校舍是利用清代开封的秋闱贡院而加以改修的。大门仍旧是三大间衙门式的建筑，中间悬有长方形白底黑字大木牌，上写“河南省立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据说是第一任校长林伯襄先生的手笔。

我们入学的时候，贡院尚残存有考试举人的考棚，每棚约有二十小间，上边冠以“天地元黄”字样，举子们按号进入。在考棚内尚留有牢骚诗句，诸如：“眼前三尺地，头上一线天”，“墙外蟋蟀叫，夹道萤火明”，“未登青云路，先进枉死城”。时代虽异，但和现代学生们的大考心情，总有相似之处吧。

母校的西北角，即七号楼以北之文博楼、小礼堂、函授部等地带，有六大片平房建筑，一为澡堂及诊所，二为学生厨房与饭厅，三为新生宿舍，四为贩卖部与图书馆，五为教室，六为花园。其中花园占地较广，内有荷池、假山、茅亭及各种花草。向南有一列透花砖墙，开有月门（圆形如月）一个，上有石刻“校园”二字，系第二任校长丁德合的手笔。

我们每晚就寝之后，就有打更的工友来往巡视，不断听到“梆梆”之声。有时遇到出来小便的同学，就说有鬼，吓唬他们不敢夜晚外出。我们两排宿舍的后墙外边，就是一大片草泽乱坟，在修建运动场时，曾挖出来不少尸体。每逢朔风怒吼，我们都胆战心惊。

黄河自三门峡以东，就冲入一个泥沙大平原，每年汛期一到，即有数处决口，被淹地带以鲁西及豫东为最多。逃荒农民群集郑州、开封等地。每年秋冬二季，开封商会就得分设粥厂，募捐衣服，从事救济，学生们亦纷纷响应。我曾背负理化试验室大木箱式照像机连同三角架，到各粥厂及难民聚居的庙宇拍照，刊诸报端，广为宣传。每天夜晚，都能看到成群结队的灾民，携带儿女在街上乞讨。他们异口同声唱出：“您那行好的老爷太太咧，把那吃不了的干馍剩饭咧，赏给我一口半碗吧！”多数人一到春暖，就赶回家乡播种，但也有留在开封另谋生活的。从学校门口，一直到商业学校（后来为医学院）旁的惠济河边，满眼是零食摊、晒盐场，当然拉人力车的，加入学校做工友的，也不在少数。这样的流民图，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我们入学的第一年，用的还是煤油灯和蜡烛，在寝室自习，也不觉得有不方便之处。第二年度，李敬斋校长在任时，采用电灯设备，全校大放光明，同学们的欢欣心情，是无以复加的。

学校第一座新式建筑为六号楼，这是第三任校长李敬斋在任时修建的，在我入校的第三年（1921）动工。六号楼的设计，并非由建筑公司负责，而是一位应征的干瘪老头子的手笔。他是一个工头，名叫武长发，体格瘦小，年约四十出头，经常穿一件蓝布衫，头戴旧毡帽。他无正式学历，设计图是凭他的智慧与经验，加上李校长的指导而产生的。以后，河南大学的宿舍、七号楼、大

礼堂等，据说他亦参与设计。

当时学校有个“自由院”，那是女生宿舍。河大第一、二届开始招收女生约 20 位，除了少数在家住宿之外，其余的均住在自由院一个两层小楼上（在六号楼东南角）。该楼原为教员仇春生及哈亨利两家的住宅，后改为女生宿舍。该时革命气氛高涨，所有墙壁均有大字宣传标语，大门内西墙上有“平等”二字，向东女生宿舍墙上有“自由”二字。男生们顺口直溜，戏呼为“自由院”，并且有自由院而不自由的说法，意为禁地不许自由进入之意。其实男生中只有我可以按时进入，早起点名，带她们到后操场作晨操，晚上点名就寝（实际我只向女工友宋妈询问一声而已）。我在凌冰（济东）任校长时期兼任女生指导员。

河大男女合校平添无限趣史。凡在教室，女生必坐前排；运动场早操，必立前列。有不少喜开玩笑的同学，时有互争第二排或第二列的轶闻。前排女生的手帕，会被二排男生偷去；前列女生的动作，会被二列男生模拟。这些一、二届的女同学们，现在应是祖母级了，哪会知道各有香艳的外号，各为男生追逐的对象，甚至发生争风吃醋、乱扔包子的趣剧呢。

留美预校改为中州大学的初期，张幼山校长加聘了不少留学国外的教授，如郭厚庵、李先闻、汪敬熙、冯友兰、冯景兰、王箴、余泽兰、李燕亭、王陵南、万康民、安石如、牛实甫、杨亮功、丘崇岳等十余位，都是得有博士、硕士或学士学位的。但亦有少数喝过洋墨水而无实学的人士混入教授阵营。为了分别真假，特在六号楼图书馆门口设有大玻璃橱柜两个，专为陈列毕业文凭、论文、像片之用。凡有冒充或拿不出文件者，我们一概称他们为“镀金牌”。他们自认无力蝉联，都自动引退。其实“镀金牌”并不限于河大，凡属教育界及政界都有。我 1947 年来美进修时，也

有人讥笑我：“你也去镀金吗？”

汪敬熙博士为了研究动物行为与心理，送一便条到总务处，需要大小狗十余只，雌雄各半。总务长陈镜三一看便条，不禁失声大笑，传示众人，莫不捧腹。事为张幼山校长闻知，即下手令给总务处：“汪教授所需教材，除迅速遵照办理外，并加备木栅及养狗处所，以利教学。”后来生物系所需要的渔猎及捕蝶器具，总务处一一照办。

我们师生之间，有一个“秋凉晚会”，是谁发起的，谁命的名，已不记得了。只记得是秋季开学后，西一斋（教职员宿舍）与西二斋（学生宿舍）之间，每到晚饭后纳凉时间，就把李燕亭（生化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先生的特号留声机抬出来，放在西二斋门口，播放京剧或中西音乐，招来听众，围坐宿舍与七号楼夹道中间。后来又加入对口相声、杂耍、变戏法等节目，但最令人着迷的是周象贤（后来任杭州市市长）与陈庆雄的杭州小调。周象贤模仿小姑娘用小嗓唱出，佐以陈庆雄的小提琴，唱到“春情萌动”、忸怩作态时，满地掌声，震动全校。陈庆雄是台湾人，随化学系主任余泽兰博士由广东中山大学转来中州大学续读。他仪表英俊，英法日文和国语无不精通，对抗日运动积极参加。毕业后陈任南阳中学教务主任（校长为党玉峰），不幸罹患猩红热症逝世，惜哉！

1927年5月，正是宁汉分裂的时候，学校被奉军炮兵第四旅的旅部所占，常有抓人审判，甚至枪决的事件。某日，我们的同学吴维和、张国隆、周伟、张远尘及注册课事务员祝淦等突然被捕，押出校门，经北道门、鼓楼街、南关大石桥、车站等地（车站一带是当时枪决犯人的所在），最后解到郑州，由张学良亲审。随行人员有各家家属、校长张幼山、律师周雪渔（周伟之父）和

我。张学良在审问时，仅对军法官吩咐了一句话：“国民党不论，共产党不饶”，即起身与韩麟春离去。此案既无对证，又无原告，军法官问不出所以然来，结果以“取保开释”结案。周律师早就备好保状，由我签状头，交保后，我们即坐火车返回开封。

1928年，查良钊继凌冰为河南中山大学校长。其时为冯玉祥主豫时期，全校实施军训，派黄延昉少将及校级军官三人主持其事。全校学生编为三个大队，每晨集合操场，恭听查校长宣读冯玉祥的格言：“我们国家快要亡了，民族快要灭了，外国人待我们连猪也不如，连狗也不如，我们再不努力，就要当亡国奴了！”校长读一句，全体复诵一句。有一天，查校长正读到“连狗也不如”时，突然有一女生尖声大叫：“连查良钊也不如！”全体哄然大笑，把老实的查校长气得满面通红，连声要我查出是谁喊的。我当然置之不理，他也并未追问。

河大出身的同学，有为北伐而阵亡的，如黄志忠、周邦彩；有为主义而牺牲的，如陈育生；有在“文革”中被逼死的，如赵九章；有被同党而处死的，如王思祎；有不死于敌而死于伪，如尚振声。他们的结局虽然不同，然而不能不为人们常常想起。

铁塔是我们母校的招牌，但在这个神圣地区，却发生了两个女生（南关某教会学校学生）被该地驻军施行强暴的故事，后来抓到五个士兵，枪决两个。

又有人说女生宿舍的海棠花下有“女鬼”。美国教师席懋博士（DR. SEYMOUR）的爱女鲁意思（LOIS）害天花死于该处，葬于东城墙外边空地。每当夕阳西下，就看到席师母登上城墙向东遥望的背影。1948年我到美国住他们家，还谈到此事。

又有校园内满贴大字报，诸如魏世珍与教授姜叔明的关于孟荀性善性恶说的论战，曾慕韩国家主义派的论文，白话文与新诗

的宣传，周宏经的数学题解，体育部的球类比赛预告，都花花绿绿地出现在墙上。

又记得医学院首次作尸体解剖，那个被枪毙而无人领尸的人“有福”了，由医学院的人抬回，周身用酒精洗净，切裂头胸手足，分给各组学生研究。剩下一条大腿，由二个女生拉去，是否为侯大姐及杨小姐，已记不清了。我们旁观者深被他们“目中无人”专注解剖的精神所感动。

还有寒假住校的学生们，有我在内，结合三五或十余人，突击老师公馆，名为拜节贺岁，实际把所预备过年的食品，一扫而光。校长李敬斋、教授瞿荪章、教务长曹理卿等的寓所，都曾受到我们的光顾。我们这一群，被呼为“蝗虫队”，领队为李宏斋。

这一类的轶事是写不完的。最后把我的简历作一报告。读留美预校时期，用的名字为涂庚辰，后来1925年由校长张幼山先生任为体育教员时，改为涂心园，仍为英文系全时学生。1928年6月毕业时，我未领到文凭，经向注册课查问，据答已向校长签呈，应用哪一个名字填入。其时校长邓萃英正准备离校，我亦另有高就。在教育界教了近十年的英文与体育，把文凭一事置诸脑后。等到1947年赴美进修，需要大学文凭时，才由姚从吾校长办了中英文双份寄交，用的名字为涂心园。

1992年6月

（本文作者涂心园，河南孟津县人，1906年生。曾任美国农业部土壤矿物实验室主任，现已退休。）

本文编辑 魏一明

从记忆中追述河南农专

黄础青

今年6月11日接到李学长铁声自高雄转来惠书一件，以国立河南大学农学院旅台校友会，拟着手编写农学院校史沿革，搜辑剗，以志永久。嘱余就农学院前身农专部分记忆所及，撰述有关校史资料，余亦甚乐意追述此一阶段颇值得吾人记述之往事。

溯自光绪廿六年，八国联军围攻北京以后，清廷国势衰微，慈禧太后自感无颜面对国人，于是不得不博纳众议，改弦更张，因此乃下诏厉行新政，变法图强。此一阶段，史称“自强运动”。迨至光绪三十一年，清廷乃有改革教育制度之措施，正式下诏废科举、立学堂。首创京师大学堂于北京，并于各省及重要都会相继分设农业、工业、法政、师范、水师、讲武等学堂，摹仿欧美学制，讲求西洋物质文明。河南农专大约即于此一时代背景稍后所筹创。

河南农专全名为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址设在开封南门外禹王台，即河大农学院现址。禹王台乃开封近郊一名胜古迹，为一筹设学府之理想地段。学校面积占地广阔，校园风光旖旎，一切设施尚具规模，计有庄严宏伟之校舍，宽敞、光线充分与整齐排列之教室、化学实验室及农事试验场等。化学实验室设备完善，农事试验场附设有苗圃、花圃，并另辟适当园地，作为各种作物栽培试验之场所。教学方法着重理论与实验及传授有关农业的科学知识与技术，以期手脑并用为宗旨。

余于民国4年于天津直隶工业专门学校应用化学科卒业以后，旋返梓应开封第一中学甲种工业甲种农业等校之聘担任化学英文教师，迨至民国7年7月经实业厅厅长陈善同呈奉省长公署发表为河南模范工厂厂长。该厂设在开封北道门，计分化工、纺织、土木及手工艺品等十余部门，全厂员工众多，为当时省城首一具有规模之新兴实业。同年秋季应河南农专校长马全彝之聘，兼任农专农科化学教席，并指导学生化学实习，历时一学年，嗣因厂务繁忙，不克兼顾，恳辞再三，终获邀准。盖以当时学制，专门学校教师，并无教授、副教授、助教之区分，教席一职即相当于现在教授名义。全彝兄字叙五，河南罗山人氏，保定北洋农专毕业，渠系继汝南陶明斋氏出长该校。陶公系北京大学堂毕业，系出名门，兰桂腾芳，顷闻其令媛陶淑英女士，现任台南省立高级护理学校校长。全彝兄现在大陆，较余年长二岁，音讯杳无。当年农专教席兼农事试验场场长为黄氏作楫，字伯伊，乃余之胞弟，亦系保定北洋农专农科毕业，并为马校长之同期同学，伊在校任职历经五载，自民国7年至11年，嗣转入政界任职，传闻渠于民国39年行经广东中英边界深圳时被截回，不知确否。其次子育民现在台北大华中学任教。

盖以我国虽然以农立国，但先民多富保守，固步自封，不求精进，尤其民国初建，中原一带地处闭塞，民智未开，读书人咸以士大夫自居，所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鲜有以务农为本者，设或有少数至外地学农学工者，返里后亦不受人重视，并乏出路，受“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多在宦海浮沉而已。不如今日台湾农业人才辈出，学以致用，得有机会参加经济建设工作。且亦不能与沿海各省份及通商大埠一带，已经欧风东渐，代出不少维新一派人物，一切开风气之先相比拟。因此，在省垣聘请科技人

才从事教席，殊感难以就地取材。所以部分农专教席，乃有延聘东洋与欧美先进国家之农学专家来充任。教材亦多采用国外原文本者。

农专历届毕业旅台校友且为豫省闻人者，计有：胡长荣氏字润九，信阳县人，曾任信阳县长。范绍尧氏，新蔡县人，历充南阳、潢川县长、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及行宪后国大代表。叶鼎铭氏字象亭，信阳县人，曾出任潢川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参议，正阳县政府建设科长，邓县县政府主任秘书之职。渠等均在台谢世。此外尚有李庚白者，曾任罗山县长，现在大陆，生死未卜。

至于余追述此一段往事，距今已届半个世纪以上，记忆难免模糊，叙述亦嫌杂乱，谬误之处在所不免，尚希各乡长先进不吝指教。

八五翁罗山县黄作孚字础青民国 64 年 7 月口述于台北金门街寓邸，小儿务成受命笔记。

（原载 1975 年 7 月台湾出版的《中原文献》第七卷第七期）

河南大学旧事漫录

孟志昊

我于 1933 年暑期考入开封河南大学求学，1937 年毕业，留校为研究生，至这年底因日本侵略军迫近，学校外迁，我始离校。今回忆当年见闻与经历，缕述于下，亦间有涉及解放后情事者。

学校一开步就面向世界

河南地处中原，向称中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经过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浪潮的推动，河南有志之士李敏修、陈善同和林伯襄等认为办学乃当务之急，力倡效法欧美，引进西学，以谋富国利民。于是以林伯襄为校长，在开封铁塔之南，原“贡院”东半部旧址，建起一所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此乃河南大学的摇篮时期。此事说明，母校从创办伊始，眼光就是朝向世界的。林校长办学，心无二用，对教师择优聘用，对学生严格要求，所以学生成绩斐然。如杨廷宝为现代中国著名的建筑大师和建筑教育家；韩儒林为历史学家，历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副主席等职；高济宇留学获博士学位，归国后任大学化学教授、教务长、副校长，至今仍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医学专家陈雨亭、阎仲彝、张静吾、孙祥正，大学教务长郝象吾等，均系留美预校毕业学生。其后学校沿革，经过中州大学、中山大学、河南大学、国

立河南大学、开封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大学，又恢复校名为河南大学。各阶段的教学，多未忘走向世界的方向，如 1940 年，河南大学文学院创办《学术丛刊》，王广庆校长的发刊词中提出：“以中原文化之发扬，世界学术之介绍，以及发抒心得、交换所学为宗旨。”

长衫队走到上海

林伯襄校长是一位有铮铮风骨的廉士，他曾以“刚毅宁静”题赠门人，实则这是他一生为人的写照。他生活非常俭朴，经常是身着蓝布长衫，脚着黑粗布鞋，常被人误为校工。学校离大街较远，他从不坐“洋车”。在他的倡导和影响之下，学生普遍崇尚俭朴之风。他对学生要求严格，所以学生考入国内外大学的很多。该校 1918 年底考入上海同济医工专科学校的数十名德文科学生，在上海因着蓝布长衫而得名“蓝布长衫队”。这些蓝布长衫队员中，许多人考入了国内外大学，而且大都学有专长，成为著名的专家学者，对民族的振兴做出了贡献。

我记得从前曾有人说河南大学穿长衫的师生都是思想落后者。我极不赞成这种以衣帽论人的观点。如我在校时的范文澜老师，终年长衫，他却能教育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姜亮夫老师经常穿着他那灰色棉布长衫，可是常向学生讲现代的法治学说；1990 年专家学者们在杭州大学庆贺他的 90 寿诞，共称他为“国际性博学大师”。高亨老师也是蓝布长衫不离身，可是他治学重实证，不从旧说。嵇文甫老师也是长衫不离身，他讲左派王学，谁说他不是革命者？郭绍虞老师在燕京大学就经常穿着长袍长衫，那里有些外国人称他为“中国君子”。他到河大，也把长衫之风带来了。他一身民族正气，在燕大力拒日寇迫任伪教授，而南下任教于上

海复旦大学，成为一级教授，中共党员。

张仲鲁校长志在办学

张仲鲁先生是河南人，为了桑梓义务，于1933年第二次回省长河大。这一次他下定决心，要把河大办好。图书和教授是办大学的两个重要条件。图书可以逐渐购置，而学生坐待哺育，没有教授怎么能行。所以张校长到校之后，聘来多位学识优长的名教授，如生物学家许逢熙，哲学家傅铜，还有饶孟侃、高亨、刘节、嵇文甫、姜亮夫、蒙文通等，堪称人才济济。

杜俊校长大煮臭虫

张仲鲁校长走了，杜俊代理。杜校长好说诙谐话，在任期间办了一件大好事，就是煮臭虫。他派专人负责购买镀锌铁皮做成的长方形大锅，里边能盛下木床，砌灶架起，装水放床，生起火来煮，因而学生床缝中所躲藏的臭虫都上西天了。一张一张、一斋一斋完全煮了，当然老师员工们的床也不例外。可以说，那时臭虫在河大绝迹了，人们都可以安然睡眠，有充分的休息，自然利于工作，利于读书。我想，假如每一个主管者对他管辖区域的卫生都能如此重视，那么，全民的健康不就有保障了吗？

刘季洪校长建起新校门

刘季洪校长与张仲鲁校长有点相同之处，都是不多言语、很沉着有为的人物。他一到校，他敦聘的品学兼优的名教授也先后到校了，同时他又妥善安慰了在校教授。当时的教师阵容在河大历史上可说是空前强大，教学和研究活动按部就班进行。于是就把前任计划的校门建起来了。门前正额横书“河南大学”四个大

字，比以前的旧大门威风了。门后边正额横书“止于至善”四个大字，左右两门横额比较低一点，左书“明德”，右书“新民”，这是把《大学》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个纲领写上去了，表明这是大学。（朱熹《四书集注》引程子曰：亲当作新。）1985年我参加母校73周年校庆纪念时，这几个大字没有了，也没见另写什么。

刘校长为了鼓动学术风气，开阔学生视野，还倡议请各地专家学者莅校讲学，得到各院系一致赞同。记得1935年10月曾邀请国内学者梁思永、陈豹隐、陶希圣等到校作学术报告，深受学生欢迎。

河大向来重视体育，刘季洪校长来后，更注重体育，他与其他教师一起参加百米竞赛，荣获第一，得金牌一枚，此后河大体育活动的发展更普遍了。

萧一山院长主办近代史研究室

文学院长萧一山是一位史学家，他有名著《清代通史》行于世。他在学术界交往颇广，当时河大邀请国内学者莅校讲学，他很辛苦。他在河大创办了近代史研究所，地址设在大礼堂楼上。我上学时是公费生，毕业后留校为研究生，他叫我到该所研究，同时又留优等生刘赤诚为研究生，也叫他到该所，后来刘赤诚到河南省政府，只剩下我一个研究生。虽然来了个研究员，但他因有教课任务，经常是我一人在所。我工作消闲，生活清静，有点世外桃源味道。未几，添了几位副研究生，觉得热火一点。后来萧院长告我说：“河南省政府不通过我们研究所的经费预算，我们改为近代史研究室，设在文史系内。你原来是文学院研究生，现在你领导副研究生进行研究工作。”